

中国江北水城水文化系列·运河篇

古韵 流长

GUYUN LIUCHANG

●任家斌 编著



聊城市新闻出版局

空灵透古今一城碧水写春意

醇厚载史册万家欢颜贺秋实

祝愿中国江北第一水城，我们美丽的家园
展千年运河、京九两个美丽的凤凰翅膀，长空
翱翔，迎接美好的未来！

序 言

朱希江

家斌同志费了一年多的时光和心血,查阅了京杭大运河的大量史料,走遍了聊城市运河沿岸的城镇和乡村,终于完成了这部独具特色的散文体文史资料《古韵流长》。通览全书,掩卷深思,总觉有一种冲击和震撼。

书中所写,虽是聊城市的运河风物和与之相关的问题探讨,但作者却是由史及今,以宏大的时空视角,审时度势,大胆地阐述自己的见解。尽管这位年青人的见解带有些探索性,仍不失之新颖和知识层面的锻造。

家斌初出茅庐,谨慎好学,青春年华,才思聪敏,从事文博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精美的诗篇,他已出版个人诗集《过客》。在《古韵流长》这部书的字里行间,流淌着诗的韵律,散文的精致。读来,不仅有着对文化历史知识的领悟,也是一种诗情的体验。

文博工作,是一项科学性极强的工作,尊重历史,尊重史料是《古韵流长》的又一特点。作者把京杭大运河的开挖史追溯到公元前六百多年,而后又把运河两千多年来的盛衰以及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论述得非常清晰。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于这位二十多岁的年青人来说,确实难能可贵。书中把聊城放在这种历史的大背景下描述,就更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地域特色。

家斌是土生土长的聊城人,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对祖祖辈辈延续的乡魂和香喷喷的土地,都拥有强烈的爱。这本是一部知识性、学术性的书,在他的笔下,却更多地注入了深深的乡情。他把大运河喻为“龙纛”“彩带”“彩缎”,以拟人的手法寄予深刻的关注和美好的祝愿。

聊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运河历史文化名城,是辉耀京杭大运河上四百多年的北方明珠。如今,全市上上下下正借助她独有的文化根基,独特的地理优势、交通优势,尤其是水环境优势,打造中国江北第一水城这一名牌。家斌这本书,虽从历史与未来之间开始了探求,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聊城的飞速发展绝不是空谈。我们都拭目以待。这本书权且作为一个开篇。由史及今的大运河,运河文化,一定会将今日聊城的再度辉煌,以及光辉的明天载入历史!

(朱希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聊城地区文化局局长)

前 言

四年前与大学贤师张士闪先生谈及古运河的历史渊源，民俗民风，传说掌故，先生曾勉励我一定要把运河的诸多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写些东西，但自回到家乡上班以来，虽离古运河越来越近，却终未能究其大概。然幸之又甚，地区文研室陈昆麟先生、孙淮生先生及我的领导、老师李树宽先生提供给我上佳机会——沿运河聊城段考察。于是，历时近一年，完成这一小小的资料编写，方敢拿来示人，恐后生末学，难登大雅，然学后方知不足，也算是请方家同仁指正的一个拜帖吧！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管子·水地篇》）运河是地水之合，是人与自然的默契，是人类为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以改造自然的智慧和力量开凿而成的自我调整的“血气”。在人类文明史上，世界上不少的民族都曾开凿过运河，其中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都令世界瞩目，令人类受益。然而，却没有任何一条运河可堪与我们的大运河相媲美，贯通我国南北的大运河无论是开凿时间之早，还是流经距离之长，均创下了世界之最的伟大纪录，大运河和万里长城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巍峨丰碑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象征。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过了济宁，便是东昌。”作为东昌府的一名文化、文物工作者，我为自己的家乡曾贵为运河名城而骄傲，而更高兴于我能以一个运河水哺育的钟灵秀地的儿子

体味它。我们应该了解它的昨天,更应该以生命的热情去关注它的今天和明天,难道不是吗?

让我们走进它的故事吧!用历史去擦拭它尘封多年的本来浩瀚而绵长的肌体吧!深味这千年的步履,难道你不是和我一样的兴奋吗?

留住这千年古韵吧,愿它能永留世间!

目 录

序.....	朱希江(1)
前言.....	任家斌(1)
第一章 古韵千年始弹成.....	(1)
第二章 名珠彩缎映古城	(22)
第三章 环境构建与生态再生	(85)
第四章 在历史与未来间探求	(99)
后记.....	(108)
参考书目.....	(109)

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西有高山峻岭横空出世，东有辽阔平原一望无垠，自西向东构成高度渐降的三级台阶。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羁鸟恋旧林，百川归大海。长江、黄河、淮河、海河、钱塘江等大江大海，无一例外地自西向东，浩浩荡荡地奔流入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诚然，这些河流对于联结东西、沟通山海，无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却也为南北间的交通设置了层层障碍。“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又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呢？造化天地的大自然，没有为我们留下一条纵贯南北的天然河道，来沟通由西向东并列平行的大江大河，联结彼此隔绝的南北地区。特别是黄河、淮河、长江这三大最重要的水系之间，缺乏直接的水运联系，不得不借助于陆路和海路转运，或翻山越岭，或漂洋过海，迂回险阻，极为不便。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这种缺陷大大影响了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政治上的统一。于是，运用人工的力量修凿一条南北贯通的河道来弥补大自然留下的遗憾，就成为中华民族的儿女们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为了将这一梦想变为现实，我们的祖先早在数千年前就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和尝试，直至有了大运河这一千年彩带。

第一章 古韵千年始弹成

运河，指人工开凿的水道或沟渠，人工河是它的又一名称，常常以开拓航运为主，但也具有综合利用的内涵，诸如泄洪、排涝、蓄水、灌溉等等，至于促进经济、文化、军事、政治、旅游等方面的发展，在历史上早就起着不同凡响的作用和重大的意义。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24页）这是人类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的思考，也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主题。

运河，这部以描述漫长而艰辛直至荣耀、失落的人与自然的专著，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漫长而专心的透读过程，或者一生或者更长的一段历史。

《史记·河渠志》曾记载“……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绛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渤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这一段史料联系上夏禹治水，可能说明开挖人工河道的始祖应是禹。不过，九河到底

是人工河还是自然河，仍未可知。历史上记载最早的一条运河是春秋时修于陈、蔡之间的河道。尽管《水经注·济水注》引《徐州地理志》所说“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奈何史料难考其存在。可待仁人进一步研究吧！

大约在公元前 613 年—前 519 年间，楚庄王传令孙叔敖“激沮水（今汉水）作云梦大泽之池（据考证云梦一般是江汉平原和它的东西北方的丘陵山峦区域；北方则兼有郢都。郢都是楚之都城，在现在江陵西北的纪南城一带区域）”。它是激汉水作渠，引江水循入古汉水支流扬水，东北流至今湖北潜江西北，沟通江汉。这就是江汉运河。楚灵王（公元前 540 年—公元前 529 年）时，又自郢都西南开始，往东北经潜江西南章华台到潜江西北注入汉水。《史记·河渠志》记载：“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楚昭王时，伍子胥率吴师伐楚地，曾疏浚河道，故又有人称其“子胥渚”。这也是目前所知所考最早的运河了。不过，江汉运河东西开凿还没能打开人们纵贯南北的思想，对全国运河南北通流几无作用，这大概也是人们不把它列为大运河开凿的序曲的缘故吧！

我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南北运河，大体开凿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半叶，具有雄才大略的吴王夫差，一直想打败黄河中下游强大的齐国。为创造进军中原的条件，他开凿了一条从江都（今扬州）到末口（今淮安）的邗沟，第一次把中国东部两条重要的水系——长江与淮河沟通。这一年是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 486 年）。《左传·哀公九年》（公元前 487 年）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

提起夫差，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越王勾践和美女西施。不过，这里和他们没关系的，夫差在打败越国之后，会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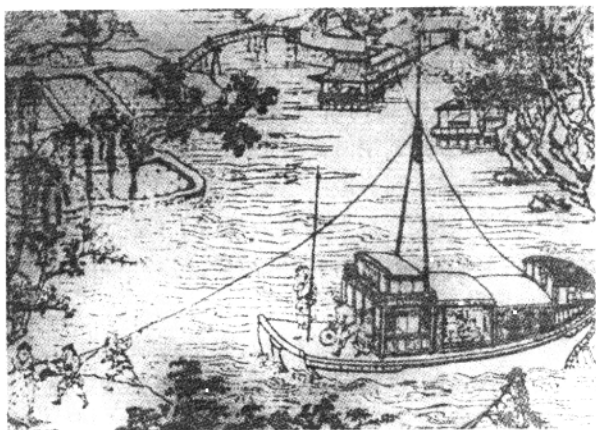
侯于淮北重镇黄池(今河南封丘附近)由各国尊为霸主。因为在此之前,夫差之父阖闾早已打败了“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国,一直打到汉水,占领其都城郢。“……王夫差十四年,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史记》卷3《吴太伯世家》)吴国必须打败齐国,然后西取中原。开邗沟通江淮,而淮河又与泗水相通,可直达齐国。酈道元在《水经注》上说:开邗沟是“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西晋地理专家、军事家杜预也说:“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淮安)入淮,通粮道也。”(《淮安县志》河渠卷)

打仗就打仗呗,称霸和开河又何曾必有牵连呢?古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事也。《梦溪笔谈》这样写道:“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余尝计之,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计回复,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计回复,可过十六日,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三之一,只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征兵打仗运粮用工浩大,于打仗十分不利。但运用水运就大不相同。那时一条船可运粮三、五百石,一只船只需三、五个船夫,有利于大部队较长时间的战斗,夺取战斗的胜利。

邗沟未开之前,如用水运,必走海路,海上风大浪急,危险性很大。邗沟开通之后,吴王夫差率其强大水兵径直北上,过淮河、入泗水,伐齐之战,节节胜利。如果不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后狠命地从背后趁虚而入,迫使他紧急回师,那么吴王打败齐国,赢得霸主地位,也就不是说闲话了。

岁月悠悠,沧桑人间,这条长150多里,纵贯于长江、淮河间的邗沟,由于被推为人类第一条人工河而富有历史意义,尽

管现在已经淤废,但古远的人工河床隐约可见,谁又能预料它不会在某一天苏醒,重新谱一曲新的悠远的民谣呢?



进入战国时期,分晋的韩、赵、魏三家之中,魏国首先富强起来,魏国正处于黄、淮二大水系之间的平原地带,魏王朝一方面希望北图中原,一方又想南下江淮。开始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很有效果。魏惠王接过了开凿连通黄淮两大水系的人工河重任,从现在的河南省荥阳县,开凿北引黄河之水,东经郑州、开封等地,折向南面的淮阳,再利用颍水连通淮河,即为魏惠王定名的“鸿沟”,即鸿大的沟渠之意。

一提到“鸿沟”,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楚汉战争。在荥阳和成皋之间,项羽和刘邦多年交战,所占地盘也是犬牙交错,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于是两人恰当地利用鸿沟为界,河东属项羽,河西属刘邦,这也算是一份君子协议吧!不过,

这一历史史实慢慢地就演化成了多种说法,诸如鸿沟就引申为两个积怨很深的人,水火难以相容的状态;我国的象棋在棋盘中间有一条河,一边为“楚河”,另一边为“汉界”。“楚河”、“汉界”全是以鸿沟划为分界后,各自起的变易名字,也就是以这条鸿沟为界的意思。大致到了汉朝中期之后,鸿沟即逐渐淤塞,但后来构成隋运河部分段落的汴渠(东汉)或通济渠(隋),也有一部分是利用鸿沟故道重修的,所以鸿沟名虽渐废而实质尚存,在隋运河各段中也是开凿较早的。

秦始皇灭六国之后,先后命人开凿了丹徒水道、郑国渠、灵渠、长河、都江堰等运河河道和灌渠,但对于南北大运河贯通,最有作用的还是灵渠。

秦始皇 28 年(公元前 219 年),秦皇亲临湖南,指挥百越(广东、广西)之战。百越,有五岭隔阻,瘴气弥漫野兽成群,行军作战困难重重,尤其粮食给养难以供应。为了保证顺利南下进军,秦始皇传旨开凿灵渠,建设一条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湘桂运河,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条跨越山岭的人工河。公元前 214 年秦“以卒凿渠通粮道”(摘自《淮南子·人间训》)。由于这条人工河建在兴安城境内,所以也称兴安运河。灵渠的建成保证了秦始皇南下百越,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使始皇帝把两广等地置为闽中、南海、桂林、象郡等郡。这条著名的山岭人工河,使北来的船舶能从长江,经湘江由北渠进入南渠;从漓江、桂江进入珠江流域的西江,抵达广州,把两广和中原腹地连接成一气。以后的两千年间,灵渠一直是中国南部南北水上运输的主要干线,对岭南经济文化发展,保持政治上统一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年陆贾领汉高祖旨意去说服南越王赵佗归顺汉室时,就是坐船从长江经过灵渠到达广州的。汉

武帝发展南海的远洋运输时,其中一条航线,即是由长江取道灵渠,由广州出海,远航印度的。直到现在,灵渠能蓄、能灌、能排,仍为当地人民造福!

春秋战国诸侯纷争,中原腹地饱受战乱之苦,黄河中下游始有人民南迁而流入江淮平原,到西汉时,两淮——淮南、淮北已开发为全国较重要的农业经济区。汉王朝开漕运先河,于是,应时需要“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春,穿漕渠,通渭”(《汉书》卷六《武帝本纪》)。漕渠把渭河的水引入长安,越终南山,再引灃、泾等水,经临潼、渭南、华县,华阴等地直接通黄河,全长三百多里。漕粮三个月即可从关中、关东、两淮运至长安。而且漕渠穿过京畿腹地关中平原,渠水洗碱改良盐碱地万余顷,增加了关中平原粮食产量。漕渠既缩短了水运距离、节省了水运时间,又有益于农业增产,这就为西汉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西汉重开修凿荥阳漕渠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工作经验。《汉书》卷一班固《西都赋》、《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中介绍,在汉哀帝刘欣建平年间,开黄河堤,经荥阳漕渠通淮河。这是西汉时沟通黄淮两大水系的重要运河,从荥阳引黄河水,不再是困难的了,而且有涝可排,直通淮河。

南北大运河的另一奠基工程是东汉王景于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所修的汴渠。众所周知,黄河决口,运河就会泛滥。从公元1—5年(西汉平帝元始年间)起经过四代皇帝,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历时60多年,才被王景彻底治理。水患严重程度从治水诏书中看出,诏曰:“自河汴决败,六十余岁……汴流东浸……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游漾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今兖豫之人,多被水患……。”(《后汉书》卷二《明帝纪》)另据《后汉书王景传》记载:“夏发卒数十万,遣景与

王吴修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碛，直截沟洫，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无复溃漏之患。”这真是古今少有的治水乐章。自此汴渠从黄河南岸的荥阳至开封，又从开封重新利用鸿沟直达江苏徐州，然后由泗水进入淮河，成为中原通向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水运干道。汴渠即汴水，古诗曾有“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的诗句，在《汉书·地理志》中也作下水；《后汉书河渠志》中作汴渠，是以后隋炀帝开通济渠的主河道。

到了三国时期，为了运兵，屯垦，发展经济，运河的开挖尽管由于战乱不迭，纷争不已而陷入低潮，但仍对后世南北运河的贯通打下了部分基础。

据《金史·河渠志》记载：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元月，曹操开白沟。白沟本是河南黄河北岸浚县西部的一条小河，有水期很短。曹操鉴于进攻袁尚运送粮食的需要，开凿新渠道把北方的淇水调入白沟。在长达四百年的历史时期内，白沟一直是河北地区的水上运输干道，直到公元七世纪隋炀帝开凿规模宏大的永济渠时，白沟仍在起用。

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魏王曹操为安定北部边疆，北上进攻乌桓（乌桓是东胡族的一脉，遭匈奴击破后，部分迁至乌桓山，故以乌桓为名。当时，这个部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常常南来掳掠汉族边民），为军运的需要而开凿平虏渠。平虏渠起自呼沱（今日的滹沱河），南与白沟的清河（即宛河）相接，经今日河北的饶阳、河间、任丘、文安、静北到天津而注入海河。许多说法认为，它是京杭大运河中南运河段的前身。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魏王曹操开利漕渠。《水经·清漳水注》说：“魏太祖凿渠作漳水，东入清、洹（清指清河，洹指

安阳河，清洹与白沟并称)以通河漕名利漕渠。”即把漳河水引到邳城，接白沟(这里指今天的卫河)连接黄河。利漕渠南起馆陶(今河北馆县西南)西北至斥漳(今河南曲周县东南)以南。利漕渠带动了沿途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历史带动作用，在酈道元的《水经注》里也有记载。

破岗渚运河沟通长江、钱塘江两大水系，是长江以南开凿的第一条纵向人工河，它在大运河建设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无论从工程开凿水平，航道设施之完善程度，运载能力之大，在当时中国都是难有匹敌的。破岗渚开凿于三国时东吴孙权赤乌八年(公元245年)。这条运河在史书上有详细的记载：“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由香草河上通句容方山，下通会市，作邸阁。”(《三国志》卷四十七《东吴·孙权传》)在《建康实录》卷二中也有记叙：“赤乌八年，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渚，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

破岗渚运河从建康(今南京)开始，过句容25里处的中道，经过云阳(今丹阳)往东南，再经常州、无锡，然后过当年吴国首都的苏州，南下吴江、嘉兴等地，到达钱塘江畔的杭州，越过钱塘江直抵当时越国的首都会稽(今绍兴)。这条人工河绵延近千里，从长江到钱塘江可以直接南下，避免了长江激流、风浪之险，不必从长江绕道江阴、靖江、南通等地，缩短了近四分之一的航程。这条运河三百多年后依然是江南的水上交通要道，南北朝时的宋、齐、梁都一直依靠着它。后经南北朝南齐兴修的丹徒水道伸展，成为了隋代江南运河的前身。此事《南齐书》卷十四《地理志》上写道：“南徐州镇京口。吴置幽州

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吴（苏州）、会（绍兴）。……”

